

“塔”影大石板

疏泽民

其实它不是塔,而是几具褐色钢铁水泥构架,在青青水绿的大石板山坳里赫然矗立。

像学校操场上废弃的单杠、双杠、吊杠、高低杠,像夏令营搭建的秋千,像埃菲尔铁塔,又似工厂拆迁后遗留的厂房钢构龙骨,几根横竖交织的钢筋水泥构件,如门框窗框,如岔开两脚的圆规,杵在山脚下的一块空地里,像一位潜居山水的隐士,将自己隐于山峦苍翠的背景色里,不声不响。

第一眼看到它们时,我把它们当成一座座高塔。“塔”架穿破山影的屏障,撑起天花板一样蔚蓝的晴空。镶嵌于“塔”身用于攀爬作业的U形云梯钢筋扶手,变成枯藤色。旗杆一样高耸入云的避雷针,如定海神针,直插地表,恬静安然,云淡风轻。无一例外,它们都有着一副铮铮铁骨,俨然挺立,站成精神的高度,需要仰视才能窥清。

这里是坐落于文昌街道大石板村的“703”变电所旧址。1970年8月8日,“703”110KV输变电工程在这里动工兴建,历时两年多交付使用。提起“703”变电所(俗称“拐洞三”),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电荒的人们记忆犹新。每逢盛夏高温,电力负荷紧张,城乡分区域、分时段拉闸限电,盼灯火通明,盼电扇运转,成为人们最大的需求。

如今,水力发电、风能发电、太阳能发电普及,极大缓解了用电荒,拉闸限电已成为历史。仿佛刮来一阵清风,大石板“703”变电所曾经彻底不眠的灯火被吹熄,变电器的电流音被吹远,机组云集的热火朝天被吹散,唯留下根植于大地的一根根铁骨,默守于野,默守着死一般的沉寂。

抚摸粗粝的“塔”身骨骼,仿佛有一股感应电流,自

钢筋水泥向掌心传导。屏住呼吸,久久凝望,仿佛看到一群身穿电工服的“蜘蛛侠”,头戴钢盔,手握绝缘钳,脚蹬云梯,在钢筋水泥构架上攀爬,在超高压输电线上“行走”,一丝不苟检修线路,不畏严寒与酷暑。那一座座挺拔的水泥骨骼,便是供电人不屈的脊梁。骨架如恐龙化石,将一段历史尘封,隐在青山绿水间,隐在城市喧嚣之外,坦荡,隐逸,任风雕雨刻,不易其志,如一幅傲骨铮铮的铁画,硬朗成一种方向的指引和精神的观照。

在“703”遗址二十米开外,源自披雪瀑的毛河水涓涓流淌。我知道,河道里流淌的不仅是流水,还有时间。时间给这里的钢筋水泥架构涂上褐色,如庄稼汉子古铜色的脊背,健康,硬朗,透着刚毅和力量。在时间的岸边,水泥骨架岿然不动,骨子里以屏蔽喧嚣的内心从容地与时间较量,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定力向下生长。一天天,一年年,日夜坚守,持续散发着无形的气场。

天高云淡,山风悠悠。山风从几百米之外的著名旅游景点披雪瀑吹来,隐约吹来了披雪瀑湿润的水汽,吹来游人沉醉不知归路的惊喜和朗诵桐城派大家姚鼐《观披雪瀑记》的回音:“瀑坠巉中,奋而再起,飞沫散雾,蛇折雷奔,乃至平地……是吾邑之奇也。”

几千米之外,古桐城八景之一的投子晓钟,钟声悦耳;懿德流芳的六尺巷,游人清唱“我家有堵墙”,婉转悠扬……这些铭刻着历史印迹的人文气场,浸润着“703”旧址塔影。阳光,雨露,晨风,清脆的鸟鸣,一天天将“塔”身擦拭,镀色,沉淀,直至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。

不知名的鸟儿从被塔影切割的蓝天上飞过,丢下一串串清脆的鸟鸣,雨滴一样滋润着塔架肌肤。一边是钢筋水泥的坚硬,一边是草木生灵的柔软,“703”变电所旧址的塔影,在大石板被赋予新的内涵。

所有的喧嚣都将走向沉寂,然而,所有的沉寂并不都是消亡,有些将成为永恒,有些将获得新生,譬如这座大隐隐于野的“塔”,受到桐城人的崇敬和器重,活得越来越精神。现在,当地依托“703”变电所旧址,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,着力打造大石板民宿。过不了多久,这些沉淀在时间岸边的精神之“塔”,将以崭新的姿势呈现。



水上音符 张成林 摄

旧时沙洲

吴从惠

五岭腹地,湘水源头。

在古桂阳通往郴州州府的古驿道旁,有个百十来户人家三百多口人的村子,叫沙洲村。村民大部姓朱,祖上是明末清初从县城边的外沙迁来,在这已生活三百多年。因娶的媳妇多是岭秀瑶族阿妹,后人多有瑶族血统。

发源于五岭山脊的两条支流,姜盈水和岭秀水在这汇合而成秀水,冲积成一个大沙洲。村子因洲得名。虽说在驿道旁,因隔了河,显得偏僻。

进出村子都要过河。桥是木头搭支架为桥墩,上架桥板。大洪水常常冲走桥板,冲倒桥墩,屡毁屡修。

秀水在村前拐了个大弯。水湾处,冲积扇平地上,历代先民垦殖而种优质水稻田,约百亩,是村民的粮仓。村后,石灰岩地质的后龙山上,古树古木保护良好。樟梓楠桐,还有几人才合抱的枫香、槲树等郁郁葱葱。牛羊进到里面,看不到影子。旱地也在后山,种些红薯、土豆、高粱、玉米等农作物。菜地也在这一块,种些白菜、萝卜、辣椒、茄子、豆角之类。

村庄紧靠后山,坐东朝西。房子多是江南徽派建筑风格,以祠堂为中心左右分列。前排有青砖黛瓦马头墙的正栋房,一厅两厢两层建筑。那是村中大户人家的房子。普通农户的房子则多在村边村后,泥坯子干打垒墙。还有一些茅草房、杂房。

农家一日三餐简单,早上劳动后再用餐,主食是稻米,半稀半干,农忙季节才有饱饭吃。米饭里还要掺和新鲜红薯或干红薯丝、豆类。四时菜蔬,菜园自种自收,粮食不足时,也用南瓜等充粮。荤腥是奢侈品。家家户户养猪,从猪仔到出栏,一年多时间。猪肉大多卖钱,留下一点腌制或烟熏成腊肉,是一年的肉食。仍有部分穷苦人家一年难吃几次肉。鸡、鸭、鹅的养殖较普遍,都是散养,吃残菜或糠粃。鸡蛋用来换油盐钱,贵客稀客来才宰鸡杀鸭。村前有池塘,养些青、草、鲢、鳙等家鱼,年底干塘,各家分点。也有到门前小河或后山溪沟里捞鱼的,打捞些野生的黄鳝、泥鳅、小鲫鱼、田螺、虾蟹等等。稻田里也养鲤鱼,鱼吃禾花长大,口味纯正,煎好或晒干,也用以待客或过年食用。盐很珍贵,是从广东乐昌那边翻山越岭挑回来,无论贫富,吃得很淡。油是自家熬的猪板油或打榨的茶油、菜籽油。烧的是后山砍来的柴火。依依墟里烟,农家标配风景。

炊具,煮饭用鼎罐,蒸饭用木甑,煮菜

是小铁锅,配有木锅盖和长柄锅铲。另有一只大铁锅,用来烧水,蒸木甑饭、焖红薯芋头、做豆腐等。炆猪腩另用大汤鼎。

村民没养成喝茶的习惯,解渴喝米汤或凉水。富裕人家有开水瓶,客气点的,放勺白糖。多数人家直接用瓢舀冷水喝。穿的多是织布,粗厚短褐夹袄长裤。干活穿草鞋,冬天才穿布鞋,少数有棉袄棉鞋。盛放东西用大小不一的粗陶瓦瓮,还有板箱、谷箩、米箩以及各种高柜矮柜。家家有廩仓,用来装谷物。廩仓的亏盈,牵动着一家的温饱 and 忧乐。

常用的农具有犁耙锄镰各种刀,还有蓑衣、斗篷、簸箕、米筛、鸡鸭笼、蒲桶、水桶、竹篮、米筛、扁担、桌椅板凳等生产生活用具。耕牛是贵重资产,通常几户人家共养一头,只有大户人家才有几头牛,雇人放养。

农民的劳作也分忙闲季。春耕开始,农民就进入忙季。育秧插秧,中耕除草,施肥杀虫洒石灰。双抢时,抢种抢收,全家出动,家无闲人。冬日长闲,有手艺的出门做木工,修补水车风车,为婚庆人家打家具。石匠则打磨、铰磨,篾匠蓑衣斗笠织箩织篷。冬至节,酿酒晒冬粉,抖糍粑。

村子里有多条青石板巷,纵横交错,连接每个角落。早上,巷子里挑水的、喂猪的、出门干农活的,以及鸡鸭猫狗,脚步杂沓。巷子脏了,一场大雨后又光洁如新。夏日,巷子里轻风吹拂,凉爽宜人。小孩在此玩耍,下棋、跳绳、踢鸡毛毽子等,笑语声喧。入夜,家家户户把竹椅板凳搬到巷子,吃饭,歇凉,摇着蒲扇谈古论今。

祠堂前有块禾堂坪。初夏,晒麦子,麦秆堆成山,秋来,接着晒黄豆、高粱、莠麦、花生……割早晚稻后,禾堂坪最忙碌。稻谷将禾堂坪晒满,全是金灿灿沉甸甸的收获。

禾堂坪大多数时候是空闲的。这就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。偶尔也在这放露天电影,宽大的银幕挂在农屋的墙上,禾堂上摆满了长凳短凳,四里八乡人赶来观看,或坐或站,喜气盈盈,像过大节。

一条水圳,从上游陂坝引水而来,从村前缓缓流过,清澈见底。村民常在这里洗衣物,洗猪草。一条石板路从这向外延伸,穿过田垌直到河边。过了桥接上驿道,可达司背街。再远,通州达府。

沙洲村,这个湘南山区的普通村庄,深藏着一幅幅古老民族民俗风情画,也沉淀了历代村民的苦难及欢愉。

